坝上花开

谭小兵

阳春三月，襄阳北郊春意正浓。一个晴朗的周末，通往黄龙坝的土路，迎来一群青春少年。此时阳光灿烂，蓝天上的云朵也和踏青的同伴一样意气风发、奔涌不息。

莘莘学子中，有人推车携桨。手推车上何物？锅碗瓢盆米面菜蔬及柴薪等，手上书本有之，笔记本有之。

歌声、笑声如和煦的春风拂过草浪，也漾起黄龙坝水库层层水波。松林的小鸟掠起，发出悦耳的鸣叫飞向瓦蓝瓦蓝的天宇。到了目的地，同伴如散落的羊群在山坡上嬉戏，还有的望着高远的天空发呆，似乎目光能穿透云屏，看到远古的丛林。

想必，原始部落成员围坐一起，也是为了一场篝火盛事。

活动的主题是野炊。伴着学弟学姐们的叽叽喳喳，架子车上的案板边有勤快者叮叮咚咚地奏响生活的序曲。筑路人的后代，不乏早当家。最吸引人、还是灶间火苗在锅底的舞蹈。有人低头摆弄柴火，烟熏火燎之下，一份份菜盛了上来，摆在草地上。

有人钓来一尾鱼成为汤锅的注解。还有人合作从树上摘来了一大捧槐花，和面摊成清香四溢的槐花饼，咬上一口仿佛整个春天的味道，从口腔弥漫到发稍融入年轻的衷肠。

槐花香，岁月长。以校园文学社的名义欢聚一堂，铺陈青春的盛宴，亦如涉世未深的入稚子对未来的憧憬和交织的丝丝迷茫。

大家围坐草地，在布谷声中，朗诵笔记本上的得意之作，也表演拿手好戏。

欢笑声从枝头滚落，成为草地上翠绿的时光。

夕阳满天，我们返程的歌声直冲云霞。夕阳下一群青春的背影渐行渐远，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华正茂。

黄龙坝上春色旧，校旁铁道线上列车新，世间转眼卅余年。校园已芜，满头青丝悲白发。曾记否，到汉江击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五彩斑斓的糖纸

郭璐

我是铁三代，小时候，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项目部辛苦地忙碌着，很少在家。孤单的我，常躲开奶奶的目光，到外面捡糖纸。清水洗净后，将它们一张一张展开、压平。黄昏时，夕阳的光芒洋洋洒洒地照进窗来，我趴在窗边，将那些红的、绿的、黄的等五颜六色的糖纸粘在窗户玻璃上。阳光的“金丝银线”抹在糖纸上，反射出一种七彩光环来，我的眼中映满了五彩缤纷，单调、沉寂、空旷的家，立刻被那些糖纸染得处处生辉。

有时候，我会随意拿起一片糖纸，对着天空看，糖纸的色彩似乎将蓝天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我对奶奶说，天空并不一定就是蓝色啊，还可以是淡紫、金黄等等，好多种颜色呢！

也许，当我们用不同颜色看世界时，世界也真的是色彩斑斓。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收集各式各样的糖纸。有时，我拿自己手中重复图案的糖纸与小伙伴交换，各取所需；有时，我将父母给的零花钱买那些包装好看的糖果，吃掉糖，糖纸就变成了我的宝贝收藏。

更多的时候，我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前，浏览桌面上各种花色、材质的糖纸。无论是飞鸟还是游鱼，无论是油纸还是皮纸，在我单调、沉寂的孩童时代，有了一点绚丽的光芒、有了一方多彩的梦幻。

即便是成年后，每次逛超市，路过食品区，看到花花绿绿的糖果，仍然觉得亲切。

毕竟，那是那些年父母不在身边，我最大的精神慰藉啊！

想念母亲在侧的美好时光

常宝剑

前不久回老家，每天吃完晚饭，母亲就拉着我的手聊天，内容无非是我已听过无数遍，乡村琐事或家长里短。母亲乐此不倦地说，我亦安静认真地听。直到月亮悄悄爬上山坡，在静谧的夜里，母亲发出均匀的鼾声。

奇怪，我竟毫无睡意，推开门，走出屋子。

走在家乡温暖、厚实的土地上，有一种久违的踏实与安全感。院外，零散的星光点点发光，小园中的茄子、丝瓜、辣椒，影影绰绰，一片生机。晚风轻拂，一缕一缕，由远及近，在涉过千山万水后，落在家乡的屋顶、石榴树上。

从前，总是觉得日子很长，从夕阳沉甸甸地坠在西天时世界的金黄，到太阳完全沉落后世界的清亮，在等月亮等璀璨星空时，立于田野之上，发呆、思考、回忆，仿佛做了很多事。袅袅炊烟中，故乡的夜色弥漫在混满香味、母亲的一碗手擀面里。

后来，日子变得很短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

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窦绿，就要打点素裹秋霜。儿时陪伴在我们身边的老人，亦随着时光流走渐渐老去了。常听见嘹亮悲伤的哀乐从村落传出，灵堂的灯彻夜地亮着，远远地，就看到一片白。在一片白色人影中，在五彩纸花飘飘荡荡的花瓣中，一个生命，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被月光照耀的村庄。

可是，依然很想家。

想念那年夏天，顶着大日头走进屋后的溪水中，光脚在光滑的红色石头上走，野生的鱼虾轻轻触碰脚趾，“咄溜”一声，缓缓、慢慢地游走。蓝紫色的翠鸟，三两只停在枝头上，乌溜溜的眼珠儿四处打量。

想念那个黄昏，用水和盐煮上一大盘新鲜的花生、毛豆，把冰棍放进啤酒里，一口啤酒一口豆。然后将洁白的羊群赶上山坡，穿过羊肠小道、青青麦田，悠闲地唱起《牧羊曲》，手边的狗尾巴草，以一副旷野的姿态，挺拔生长。

想念，母亲在侧，温柔的话语，声声呢喃。

《爱的拥抱》 王颖

母亲的呼噜声

贾亦真

小时候，母亲的呼噜声每每让我难以入睡。起初柔风细雨，随后松涛阵阵，到了高潮猛地一提，又戛然而止，让人猝不及防。

读初中时，一天晚自习回家后，我发现母亲竟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忙让她去床上休息，她连说自己还不困，最终还是没拗过我。咦？母亲竟然没打呼噜？

工作之后，回家的次数多了，发现母亲打呼噜的毛病依旧在，而且比以前更严重，隔着两堵厚厚的墙都能清楚听见。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只一夜，病房里的患者就集体抗议，因为母亲的呼噜声太大了，差不多整层楼都能听见。为了不打扰医院患者休息，只得将母亲接回家。晚上休息的时候，见母亲迟迟不肯睡，我催她早点休息，她说白天睡多了，暂时睡不着。

后来我从医生那里了解到，经常打呼噜的人长期处于缺氧状况，会使心、脑、肺等脏器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想到此，我浑身冒冷汗。

“妈，您赶紧睡吧！”

“我怕打鼾声吵到你，你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睡……”

恍然明白，原来母亲是怕影响我休息，一直在熬着！

思绪瞬间回到高中时候，那无数个漫长的夜晚，母亲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吗？我从未细想过这呼噜声中夹杂的辛劳与痛苦，但这一刻，我却只想让这呼噜声响起。

呼噜声和着均匀的呼吸声，能够让我感觉踏实和心安，如同儿时母亲给我哼过的催眠曲。

藏在菜肴里的母爱

韦江华

母亲很会做菜，哪怕一碗再简单不过的蛋炒饭，也能做得有滋有味儿，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家的味道。

年少时，每次放学回家，大老远就能听到母亲从厨房传出来的叫唤声：“女儿，开饭啦，今天有你最喜欢吃的菜。”饥肠辘辘的我便从房间跳起来，迅速地奔坐到餐桌上。母亲用她娴熟的手艺和精湛的刀工，烹饪出一道道香气四溢的美味佳肴，餐桌上满满当当摆放着。待一家人都稳稳地坐好，客厅里的钟表指针也准时地滑到晚上七点整。一家人吃饭的默契和母亲做的饭菜香气拌在一起，好像融入了血液，在每个人心中默默流淌。

母亲做的饭菜也许算不上丰盛，一盘金黄透亮的醋溜土豆丝、一盘绿油油的炒时蔬，再每人一碗麻辣米线，偶尔煎个荷包蛋，撒上香油小葱。简单，又美味。夹起菜，送入口中，满满的幸福感。母亲还喜欢研究菜谱，比如对着菜谱，将切好的豆腐放在盘子中央，细细抹开，刹那间一朵朵洁白的“菊花”便绽放开来。

如今，我在中铁四局工作，常年奔波于施工一线，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精心准备一大桌丰盛的菜肴等着我。感谢母亲对我的爱，以及成长道路上，母亲给予我很多陪伴。

陪伴，是我心头最动人的暖。

汗水 号子 远方

杨方明

时光记录的
不仅有日出日落
还有与露珠一同生长的汗水
在刻满岁月的额前
汗水兴奋地
把一生的营养
洒向大地
艰辛 疲惫
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
闪闪发光

号子
这筑路人特有的歌声
每次响起
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激情
匠心锻造的音质
胜过任何美妙
如同似锦祥云
飘过村口
流进山涧
开启幸福之旅

所有的力量
只为这一刻迸发
眺望远方
句句叮嘱
化作斗志昂扬
星空飘下的私语
追梦的坚强
在奋斗的征程中
豪情万丈

花田印象

鲁颖

春雨已经涤荡许久
却没有一片云朵反抗
寒冷，写在钓鱼人干涸的鱼护中

眺望着远处灿烂的油菜花田
我在引擎盖中呐喊，焦急地
像是锅中的鸡蛋快过了火候一般

没有人会在意它们，除了你
在庐阳的笔记中，无数个春天如此
花朵，只是时间轧过的车辙

一条河从兰州的行囊中流出
躲进酒杯，渴望着与你拥吻
诗歌，不该成为生活的遗孤

朋友问起，关于你存在的痕迹
可谁还记得山海关的那一条铁轨
他们只在乎粮食、蔬菜和明天

而背道而驰才是真相
理想只在风吹的方向上闪光
被唾弃的，被歌颂的

我在记忆中的，故乡的花田
猛烈地想你，和想你的我
故乡多了一道风吹的痕迹

明天，不再是路遥马急的旅行
每一句诗都是我们活着的证据

最胆小的人

鲍晓波

小时候，我觉得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胆小的人
她怕我饿着，
又怕我吃太多
她怕我走路太晚，
又怕我跌倒受伤
她怕我交不到朋友，
又怕我交到坏朋友
她怕我乖巧没主见，
又怕我叛逆不听话
她怕我太依赖缺乏安全感，
又怕我太独立不再需要她
她怕我碌碌无为虚度年华，
又怕我出人头地不再归家
后来，当我自己成为妈妈，
才知道，所有的妈妈都是胆小鬼
因为你是她的“软肋”
唯恐你还未长大，
她便被岁月染白了头发